

期二十第卷二第刊月半

(論社) 段階利有入進速迅戰抗使應

(潮) 嘴國略侵是聯蘇

(平) 望希的節劇戲市昆對

短時
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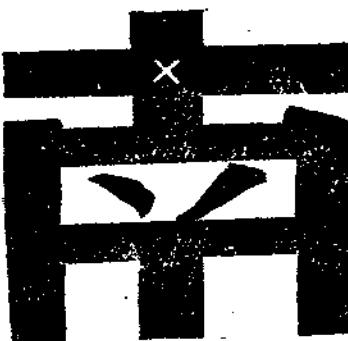
目

- 董野 政憲施實與會大民國集召于關
都都 言一進作工訓補軍漢爲
夫傑 權商題問施設政黨區邊普思龍屬南雲
元林 (明昇) 大聯在「八一九」
楓楊 (溪玉) 傳宣「八一九」的我們

錄

通訊

分八幣國售零 版出日五月十年八十二國民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應使抗戰迅速進入有利階段

最近的抗戰軍事又趨緊張，尤其是在湘北境西北一帶，我軍正和敵寇進行着決死的戰鬥。現在長沙六十里外已發現敵蹤，我軍雖然誓死不棄寸土，但因長沙周圍無險可守，能不能始終保持在我軍的手中，還不能輕易妄加判斷。

在晉省在其他戰區，敵寇也在不斷的蠢動，各戰區的主動地位還沒有完全移到我們的手裏。

以整個戰局來看：我們愈打愈強，敵人是愈打愈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還不能說敵寇已失去了進攻的能力；我們只能說戰局已一天一天地接近有利階級，敵人戰鬥能力已漸次減弱了。

所以我們對於目前的戰局還不能存着過分樂觀的心理，不能鬆弛我們的警覺性，不然不僅難於使戰局迅速的進入於有利階段，而且會有使日愈優勢轉入劣勢的危險。

要使戰局迅速地進入有利階段，除了加強我們的軍事力量之外，第一要努力加強國內的團結，一掃排斥異己的心理和行動，使一切參加救亡的社團都能儘量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還保存着黨同伐異的觀念和行動，在客觀上就等於幫助了敵人，摧毀了自己。第二，應從速實現民主政治，使全國民眾都真正能夠享受政治權利，集中各黨各派的優秀人材，進行抗建工作，這是最後勝利的一個有力因素！第三，要加強和改善各層政治機構。如若干政治機構裏，還存在着錢糧濫費會污的現象，甚至還暗藏着勾結敵人的汪派和漢奸。這種種的缺點，使政府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充分的反映民意，使能儘量地解除人民的疾苦，才會動員廣大的羣衆參加抗戰，才會鞏固抗戰的後方，才會使戰局迅速地進入有利階段，才會獲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時事短評

蘇聯是侵略國嗎

蘇聯進兵波蘭之後，有許多認不清本質的人們，以為蘇聯已經變為侵略國了。事實勝於雄辯，蘇聯的行動是不是侵略，由下面的一樁事實就可以看出。

據九月卅日哈瓦斯電：德蘇兩國簽訂割界條約，重行修改了廿二日雙方所劃定的界線，波蘭民族所居住區域，蘇聯不願過問，從前波蘭自立陶宛手中奪來的立國舊京維爾那，蘇聯也將以之物歸原主。蘇聯紅軍所佔領的區域，只是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而這兩個區域的民族，是和構成蘇聯民族的烏克蘭民族白俄羅斯民族是屬於同一系統的，是波蘭在其他帝國主義幫兇之下把他分割開的。

由此看來，可見蘇聯的出兵波蘭，第一是出於自衛，第二是把蘇聯民族的同胞從戰爭和法西斯的鐵蹄下解放出來。蘇聯並不強制其他民族及其所住區域歸屬於自己，就是革命前屬於帝俄的區域，蘇聯也並不存心用武力收了回來，譬如維爾納原來是由帝俄分了出去的，現在蘇聯公然願將之奉還波蘭佔領前的原主了。所以有的人以為蘇聯將乘機收回帝俄時代的所有失土，其實蘇聯並無此心，也無這種必要，只要蘇聯不受侵略的威脅，它始終願與隣邦共存共榮的。

再說：蘇聯之所以駐兵在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爲的是防禦侵略者進攻蘇聯，爲的保護自己的同胞白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的生命財產，如果蘇聯已沒有被侵略的危險，前波蘭境內的白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那麼蘇聯在一帶都沒有駐兵的必要的。（潮）

對昆明戲劇節的希望

雲南的戲劇運動在過去由於交通的不便，文化的低落，一般人對於戲劇（特別是話劇）素來是抱着漠視的態度，加以實際從事此項運動的人太少，環境條件的不充分等影響，在抗戰以前，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基礎的。隨着民族解放戰爭的發動，「藝師」「金馬劇社」先後

的成立，和着「學抗會」以及其他救亡團體數度的公演和宣傳，算是引起了社會人士一般的注意。一直到最近更由於抗戰的局勢往後移動

，一些從事此項運動素有經驗的人力，參加和倡導的努力下，造成了朝氣蓬勃的戲劇活動，同時亦可以說開始奠定了雲南戲劇的基礎，這

的確是感覺到滿足與成功。然而要在加強抗戰認識，反映後方民眾支持前方抗戰的需要和意義上，我們感覺到是不夠的。特別是隨着抗戰形

我們要使戲劇活動能夠適應這些要求，所以我們希望：

第一，注意選擇劇本的內容。要使之能與後方（支持抗戰）的環境配合，不能與抗戰離得太遠。

第二，注意時常公演富於抗戰意義的獨幕與街頭劇。這一方面在戲劇本身的意義上是使之能廣泛的運用與發展，另一方面便是能補助在目前農村裏倡導戲劇劇本的恐慌。

第三，保存和發揚這目前戲劇活躍的現象

，動員大批的戲劇工作者，到廣大的農村中去，第四，在當前的昆明市，還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戲劇團體（擴大與健全現有的劇抗分會），以包括和集中一切愛好和從事戲劇人士的力量。

此外還要注意到舊劇（京戲和滇戲）內容的改革和倡導，多多鼓勵劇作者編寫在後方適合目前抗戰的劇本，以及每次公演的票價，仍望減低，（多公演）等。

本文發表時，恰正是本市戲劇節公演活動的一點上，看到最近公演的許多劇本，（如欽差大臣，原野，黑字二十八，茶花女等）相當

本刊歡迎 訂閱 投稿 批評 介紹

關於召集國民大會與實施憲政

野蓬

從去年國民黨臨全大會決議組織戰時民意機關以後，在「七七」抗戰週年紀念的時候，在漢口召開了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大會。國參會成立，顯示了中華民族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團結了全國優秀的人士和黨派，為動員全國一切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同時它開始肩起了開拓中國民主政治前途的積極任務。這些精神在先後四屆大會裏充分表露出來，而國參會年來的工作，也正是在這些主要點上得到相當的成功。根據這個要點來看，我覺得最近閉幕的國參會第四屆大會，是有相當偉大的成功的。

這次大會，代表著全國人民的意見，澈底擁護政府的抗戰國策，重申全民的堅持抗戰立場，粉碎了投降派的陰謀。蔣議長在大會開幕詞裏宣讀：「我國在對日抗戰之始，即有絕對必要之作戰目的。目的不達，戰鬥不止，本會第一次大會宣言曾聲明『中國須恢復其領土，主權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國家立國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場。中國全體國民，誓以一切犧牲達此目的。』中國民族必以堅強不屈之意志，動員其一切人力物力為自衛，為人道，與窮兇極惡之侵略者長期作戰。以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為止。」另外從全體一致通過聲討汪逆賣國投降的決議中，也可以看出國參會對於堅持抗戰到底的立場之堅決。在阿部高呼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的今天，這偉大的表示無疑的擊退了或明或暗的汪精衛輩的鬼蜮勾當。

其次，本屆對於民主政治的推進，提出了有力的建議。中國的歷史命運注定了中國必須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這不是那些反對民主政治者所能空口高喊而能夠拉得住的歷史巨輪。要堅持「抗戰到底」，要完成民族的最後解放，首先要能把我們的政治制度配合到整個民族命運的要求上。所以國參會成立時，蔣委員長就指出了國參會的任務第一是「要加強團結，鞏固統一」；第二，要建立民主政治的

基礎。」又說：「我們國民參政會不是一個臨時的議會，而要乘此抗戰時期，藉參政會各位先生的努力，為國家建立一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礎。……奠定整個民族自由的基礎，也必須有真正

的努力，可說都是向着這個目標的。所以我們要堅持抗戰，爭取民族的徹底解放。必然要得出使政治民主化的結論。因為中國抗戰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和動員全民族的人民，參加抗戰是不可分離的。也就是說，它決定了民主政治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民主權利，就失去了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抗戰的必要條件，就使這全民族的全面解放戰爭，失去了他最基本而龐大的力量。國參會根據着這些原因，故在加強團結，鞏固統一，堅持抗戰到底的原則下，必然有了第一屆大會從速建立省縣民意機關和第三屆大會「確立民主制度」的決議案，第四屆大會，更具體，更進一步的決議了「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案。同時蔣議長立即指定參議員若干，組織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迅速促成憲政。

我們認為，第四屆國參會的這一決議，其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是本屆國參會最大的成功。這決議說明了中國在偉大的革命煉獄裏已煅煉得更堅實，向更光明進步的前途邁進了。這可說是中國在政治上有了大的覺悟，轉向於一種新的政治生活上。我們只消看第四屆國參會的決議案：

「甲、治本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二）由議長指定參政員若干，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乙）治標辦法：（一）請政府明令宣佈，全國人民除漢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為適應戰時需要，政府機構應加充實並改進，藉以集中全國各方人才。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爭取最後勝利。」

這一決議，其政治意義顯然是非常重大的，它將如我們上面所引的蔣委員長在第一屆大會中的致詞，「我們國民參政會，不是一個臨時的議會，而要乘此抗戰時期，藉參政會各位先生的努力，為國家建立一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礎」。同時，這決議對今後整個民族的團結，和對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建國」的艱鉅任務，更有着決定的意義。因為：在國參會決議裏的治本辦法所包含的意義是第一，要把政權歸還于民，澈底的實行民主政治，變「黨治」為民治。人民獲得充分的民主權利。依照孫中山先生將建國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憲政時期到來時，政權就應從黨的手裏交還人民了。第二，在召開國民大會時，國民大會已成為全國政治組織的最高機關，不再如現今的國參會一樣，其決議案只能對政府建議，而不是直接交政府執行。第三，國民大會代表，那時應該由全國人民直接選舉出來，它直接代表着人民的，不應存在如目前一樣的片面性。第四，本屆國參會不僅以建議為滿足，還決議組織監督政府推動政府實行憲政的機關——憲政期成會。在大會決議案裏的治本辦法，又包含着下例幾項意義：第一，人民除了漢奸之外，都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也就是說，不拘其思想信仰如何，其政治立場如何，在政治上其地位都是平等的。黨派間不應再有不同的待遇。只要是和中國人民的生存沒有危害的，都承認其合法的地位。每個公民有其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完全自由。第二，加強並改善目前的政治機構，以適應整個抗戰的要求，同時要集，並容納各黨各派的賢能人才，加強民族團結，分擔這苦重的抗戰建國工作。

當抗戰進入到目前階段，由於國內外情勢已有了巨大的變動，我國參會此次的決議，其意義既如上述，而且是全中國人民所熱切要求的，我們對此決議是抱了無比的希望和無限的熱誠擁護，盼望着能早日見諸事實。

當抗戰進入到目前階段，由於國內外情勢已有了巨大的變動，我們需要加強團結，力求進步，鞏固自己的戰線。而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正是堅持抗戰，加強團結，力求進步的嚴重步驟。蔣議長在第四屆國參會閉幕詞中指出：「敵固正百計進攻，我自不絲毫自滿，

一切力量，皆須發揚；一切缺陷，皆須填補。本會同人詳加審議之結果，以為提高民權，加強國本，應為最要之務。用是決議，請政府依照中國國民黨過去之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這裏包含有兩個主要意義，第一，憲政的實質，應該條文與事實是一致的，要能保持住條文自身的絕對性，神聖性。往往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其憲法之實質是條文與事實不一致的。憲法變成虛偽的欺騙性的東西。我們要從事建立的新中國，其民主政治制度既不是資本階級性的民主政治，我們就極應割除種條文與事實不一致的虛偽性。同時我們要建立的民主政治，也不是蘇聯一樣的無產階級性的民主政治，而是充分的具有全民族性質的民主政治。所以全國人民和各黨派，凡不違害中華民族生存和解放的利益的，都應享受一律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在準備建立憲政之前，為了使將來的國民大會能夠獲得優良的結果，政府在此時應該確定各抗日黨派的法律地位。給與他們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不應因思想信仰的不同，而受到發表關於抗戰建國意見的限制，同時也要給他們以合法的在國民大會時競選的機會，第二，在「一切力量，皆須發揚，一切缺陷，皆須填補」的原則之下，我們更應反對退步的現象，因為這是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絕大的阻力，例如張參政員一舉，在第四屆國參會的致詞中指出：「默察各地黨政軍各級人員，對於民衆運動往往有所歧視，道路傳聞，尚有假借取締與指導名義，摧殘合法組織，箝制正當言論，拘捕熱血青年，為親者所痛，而為仇者所快。」類似這類的退步現象，政府應該竭力制止。同時除漢奸外，給全國人民以出版言論集會等民主自由，讓全國民眾，在召開國民大會的這一準備時期中，就煅煉了自己行使民權的能力。以加強並保證國民大會的勝利成功，完成「真正民主立憲國家」，避開「過去發生之種種流弊」。

的討論。用全國人民公正一致的意見，做爲製定憲法的根本基礎。

我們謹提出如上的意見，即希政府採納實行，民族幸甚，國家幸

甚：

爲 滇 軍 補 訓 工 作 進 一 言

都 都

西班牙，不過抵得我們一省的國家。然而在國際法西強盜支援的佛朗哥叛變以後，叛軍已經包圍了瑪德里，政府居然還能從容不迫地練就新軍五十萬人，使佛朗哥及其法西強盜主，無法在短時期內征服政府軍，戰事延長到近三年之久。

我們的國土比西班牙大，人民比西班牙多，抗戰的根基比西班牙堅固；最後勝利的取得也比西班牙來得有把握。但這把握不是從天而降，而是要全國上下用血和肉，汗和力去爭取，去實現，同時這勝利，雖不應該純粹是軍事的，但軍事勝利是一切勝利的有力表現。固然，我們不願盲目地投降於唯武器論，但是我們必須要有新的術技。需要在技術上能夠戰勝敵人，把鬼子趕出去的新的軍隊。

我們的新軍，實際已在教育中，在敵人砲火的訓練之下長成起來了。無論是特種部隊，無論是現在前線作戰的軍隊，都將毫無愧色於

歐美先進國的軍隊，（這評語是我們的敵人用血寫成而且加過紅墨的）但這並不夠，仍須加緊的改進。我們根據多次補充兵的經驗，無論是來自任何地方的補充，新老兵之間質的懸殊，真使人有點不敢想像，雖然這和作戰經驗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但是補充兵訓練的不能配合着戰爭的需要，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顧問在××軍擔負訓練責任時的評語，就有如下的最精彩的語句：「從個人方面說，兵種的基礎是最優良的；但也給制式訓練太麻木傷了。服從性雖然好，機動性就幾乎缺乏到一點也沒有。拿來在現代戰爭中用，覺得非常可惜！」

這話是多末沉痛，發人深省喲！

那末，要怎末樣作適切戰時需要的訓練呢？

前幾天路過在×集團軍總司令部服務的舊友，他告訴我一句頂值

得注意的話：

「×總司令在××對他現在練兵的部下的訓話裏，有一句最精彩的話：『我不希望你們把新兵練成石頭般的長城；要練成和××的土匪那末活跳的小鬼。操典，教程，不要單在講堂上壓着牛頭吸水；要在山頭上，在實際的環境裏給他們明白書上說的是從地上來的，要把書本的一點一滴都用到地上。』」

×總司令是經過好幾度大戰來的人，他不但瞭解土匪，明白土匪，而且要學習土匪打擊土匪——這在他過去的事實。在今日的抗日戰場上他瞭解日本鬼，明白日本鬼，所以他在舊的經驗的接受後，更規定了新的學習目的給他的部下，好在學成之日，完成打倒鬼子的任務！

因此，我們在補訓工作上，生出了如下的希望

(一) 新兵的紀律，不需要盲目的服從，要理解的接受。自然，軍隊要以服從爲本份。沒有服從，將是無法指揮，不能維持紀律，成爲毫無組織的烏合之衆。但這服從，應該是出自衷心的理解的接受；不是形式的攝於權威的盲目的服從。前者即爲「自發的精神力」。這力量產生於清晰的理解，徹底的覺悟和堅定的信仰。有了這種力量，即使是一個極端橫專斷的人吧，也可爲了他的信仰而犧牲。反之，表面上他可以服從你，而稍一爲外力所引誘威脅；或者指揮的力量陷於暗淡時，這紙老虎就會被這後來的力量所戳穿。過去和現在都在不斷地發生着盲目的服從所產生的惡果。在將來，還有沒有這樣的惡果暴露呢？這有待於負補訓工作者的努力。

(二) 新兵的教育，不要機械的灌注，要啓發其學習的興趣，提高其研究性和協同性。在教育的方法上，絕沒有人否認制式教練的重

要。無論在沉着力的鍛鍊上，技術的精練上，強健體力的作用上，制式教練都有牠不可輕視的作用。但制式教練也只是軍隊教育的基礎而已。如果我們誇大了制式教練的效果，將會產生怎樣的惡劣現象呢？我們知道戰爭是一件變化最難捉摸的事。兵不厭詐，你能用你的機械性來估計到敵人可能詐到何種程度嗎？一句俗話：誰敢稱軍事學博士呢？這就意味著軍事學內涵的偉大寬泛，難於捉摸的活動性。但是軍事的變化却不該是無條件的；不信實的神話，牠恰恰和人世間所產生的其他事件一樣，有其必然的發展法則。但正因為有其必然的發展法則，人們却又把牠弄機械了。只注意地學習機械的形式，避重就輕地放棄了牠有機性的內容，教育者，往往只認為靈活的運用戰略戰術是指揮者的責任，所以我們的真正在敵人前面不過兩百米的血肉之軀，倒反而成了呆滯的機械體。機械地進入陣地，又機械地退了下來。這不但使我們失却了很多戰鬥上的優越機會，而且反過來造成自己的損失，甚至爲了某些士兵的呆滯機械而影響到作戰的全體，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的空口白話，而是真實的事實。這責任將由誰來負擔呢？

（三）不要認爲是吹牛而忽略牠。也許是政治工作者本身的能力給人的印象不好吧，所以當官的人們總說作政工的是吹牛，而且加上刻毒的一句：「吹也吹不出來！」果真是吹牛末？吹不出不過是人的問題，但終不能說軍隊不需要政治教育嗎？此地真沒有抬槪論的必要。從事實上舉例吧，補充兵到了，隨便問問他，你你來做甚末？「區長教我們來，說是打日本嘞！」爲什末打日本呢？「不懂」！頭一擺，再也不說一句。此其一。費心費力，不知道化了多少心血才集中攏來的補充兵，到戰地上最起碼的也是七折八扣，爲什末呢？天知道！此其二。「你媽，你們這些老百姓真曉得好！老子們爲你打日本的不細心教導，估住勁地拿給他一個模型，要把他血肉做成的骨肉之軀換成那個模型。他怕了，他「慄」了。他一個人怕，他一個人沒

有學習的興趣，人人如此，所以他們在休息時只照着模型唱唱不切白的歌，吐着隨意哼出來的字眼，作作莫明其妙的遊戲而外，連休息時在內，他們之間就從沒有誰問過誰：「你學的怎末樣？」「我的那些錯誤，你可以告訴我嗎？」沒有，從來沒有，我走過了不少軍營，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談話。有的，就只有練嘴，說流話。沒有學習興趣，他們變成了「慄」兵，因爲「慄」他們就只知道自己的無聊的一時的快樂。他們怎末樣有進步呢？他們怎末樣會把自己活動起來應付戰場上的變化呢？他們只是「慄」兵，「薄荷冰」（諺兵音）「豆渣」（很多的排長都是這樣稱呼他們的兵）而已。他們機械地吃飯睡覺，說笑，遊戲，機械地陰蔽自己，發揚火力，飲彈而亡。我真不願再寫下去了，學的這樣學，教的這樣教，無怪其然！蔣百里先生確實死得太早太可惜了！無怪×司總令會在教人練「土匪」式的兵了！再說一遍吧？兵不該是「慄」的，教育得法，他們還可以作官長的老師，因爲他們才是真正的最接近敵人的學習者！如果他們的興趣好，肯研究的話，他們也許比在講堂上操場上學來的還要切實些，官兵們還該向他們學習呢！因此我們應該在練兵時就要不斷地培養他們的興趣，提高他們的研究信心，作集體的學習，協同地對敵！假如你以爲你在學校裏是這末學，就應該這末教的話，那真該說是政府和人民白化了錢！

這些是些什末現象呢？「良兵是良民的模範。」這模範就只這樣嗎？這只是最簡單最起碼的比例。假如有最低水準的政治教育，雖然不能說毫沒有這樣最起碼的錯誤，但他能夠使一個兵確能當一個兵用，這是事實。「沒有極度的政治覺悟的軍隊，是不能擔負神聖的抗日戰爭的。」我們在不少的戰役裏，曾經有過很光榮的戰績。但這些戰績，你能夠說是建案在擺頭說：「不懂」的隊伍的肩上的嗎？不了解長期抗戰，「勝不必驕，敗不必餒」的武裝同志們，總喜歡誇大一些，可算已給敵人以打擊的戰果，而搖頭擺尾地驕然百出，看不起人。但是他們驕傲後的失敗呢，只好垂頭喪氣而幾至一蹶不振了。至於不明白爲什未「打日本」而離開故鄉，想念故鄉而向後轉，真是更傷腦筋的事。爲什未呢？吹牛不是，或者根本沒有經人吹牛過的惡果。爲官的都想爭氣，都想氣能替他打勝仗，但既不在教育上改良辦法，又不讓某兵的有改善自己的機會，而且怕人吹牛，輕視人吹牛，這勝利不知

道該從什末地方來。只有禱告上帝；天火燒日本，瘟疫降給日本兵了，然而上帝却又不這末聽話！

這些也許都是些老生常談吧，正因爲是老生常談，大家都有點不注意，我們得提牠一提。

過去的已經去了，然而未來的時代是我們的。硬要把過去的辦法用在未來時代裏的結果，明眼人是看得見的。過去雖然這樣學，但今日我們却不能照別人教我們的辦法又拿去教別人呀！聰明的人是不該在舊圈子上兜風的。這有待於負補訓責任的我們的青年朋友們自己的努力！

我這樣夾七夾八的文字，雖不免有不文之譏，但誰還管這些呢！只要不被自爲吹牛，假如還能因此而引起注意，作成某種程度以後的改進，當是最大的幸事。

雲南騰龍思普邊區黨政設施問題商榷

——邊區施政方針批判

在本刊第十期，我寫了一篇邊區黨政設施問題，由於時間的關係，只作了一個概略的敘述，而沒有提出「商榷」的意見，所以，在本文分別提出一些設施的意見，作爲我對邊區黨政設施計劃的一個批判。

抗戰三週年來，各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尤其是軍事。不過，提到政治，却又使人有點兒杞憂，陰謀破壞團結的分子，并沒有澈底根絕，魚肉人民的貪官污吏還一樣猖獗，國內少數民族的問題，一樣沒有被注意，中央如此，地方如此，邊區更不堪言了！一個小小地方官吏，在那裏不啻是隻猛虎，權力之大，誠足驚人！不過，這不是說邊區的官吏盡是貪污作弊的，更不是說邊區的行政無一可取，首先，我們要知道邊區內外的不同點，最主要的是生活習慣的不同，在內地謀生的方法很多，可以到工廠當工人，可以在碼頭當苦力，可以拉黃包

車等等，可是，邊區的人民除了努力耕種漁獵外，并無第二種謀生方法！再說到他們的知識，是極低落的，道德習慣也是與內地的不同，語言文字也不同，所以，拿內地這一套行政方針，原封原樣搬到邊區去，其不能實施，當在意料中，何況邊民對於國家觀念素來薄弱，民族間的隔膜又顯著，變亂時生，這就是政府製定邊區黨政設施計劃的主要根據。

一般的說，邊區官吏素來就很少注意研究邊區的問題，如民族、經濟、教育、文化、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等等，好像他們是來做官，目的在賺錢，只要過得官癮，得找大錢，一切滿不在乎。所以，到任一年半載，也懶得去巡視邊境，體察民情，甚至遇到隆重的邊界會案定稿等外交事件，都想盡方法儘可能的推諉不去，或者是派遣些二把手去虛應故事，這些邊官素來既不懂外交，臨事又不肯「出馬走

「旋」，反正「千里爲官只爲錢」，除了錢一切也管不着，甚至因錢而惹起地方上的不幸事件，橫豎政府「鞭長莫及」，有誰知道，丟他媽，橫下心來，做了再說！這是邊官中比較壞的一羣；另一些呢，做事小心謹慎、事事請示，結果弄到一樣也不肯負責——有時急事緩議，而引起邊民的誤會和變亂；有些呢，視土司如豺狼，視夷民如草芥，對土司則必恭必敬，弄成土司無所顧忌，越發專橫，而夷民呢，則視官爲虎張，一旦邊官與土司間發生利害上的衝突，不僅失掉民間同情和聲援，而且要受土司的攻擊，結果，政令廢弛，便你一籌莫展。

梁河事變，車里事變，及一切夷民變亂，就是這樣產生的。管你政府當局三令五申的「限制土司不得過問地方行政事項」，可是，實際上，一深諳「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之道的邊官們，還是公開或秘密地與土司勾結，而仰靠息於土司！土司依靠官吏而維持其割據、統治、剝削的勢力和特權，官吏也依靠土司的權威而「存在」，并得到意外的收益，彼此利害共同，狼狽爲奸！這樣，法令形成具文！土司依然擁有龐大的潛在力量。其間，我們不能否認，也有些血性男兒，疾惡如仇，大刀闊斧的在幹，不過，由於主觀太強，意氣用事，只要與土司稍有隔閡，就盡量的攻擊，不惜引用種種非常手段，激起土司變亂。這於地方利益，也是爲害最大！所以，一切邊區行政設施事項

，要全盤假手于這些人去做，邊民心理一定要外向，遷徙，甚至會發生不幸事件！不管當局怎樣絞盡腦汁，定出什麼偉大的施政建設計劃，結果都要失效！因此，從人事方面說，我的主張是邊區官吏不得不慎重任用。至任用的標準，不一定要求富於行政經驗的老吏，是要年富力強，國家民族意識很清楚，公私利害分得很明白的人。同時，當局的督率要嚴，任期要長，這樣才能有所表現！英法在緬、越的邊官，任期特長，到任三月，即須巡行轄境，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效法的！

此外說到邊民的生活，一般是很清苦的。他們不僅要負擔政府的合理負擔，如賦稅等，而且要負擔土司的各種非法的負擔。所以，一年清苦到頭，都不能得個溫飽！而土司權力之大、手段之毒辣，甚過於歷史上最跋扈的專制帝王！反觀邊區行政官吏，非惟不能解除邊民

苦痛，抑且加重苦痛，兼之，英法邊官施行政治上的誘惑，平素對土司過從既密，贈送尤屬優厚，以英緬而言，凡人民遷往緬境者，各家發安家費五十元，耕牛一頭，并指定耕地百畝，免賦三年。所以，在受盡痛苦之餘，不顧大義，潛遷緬境者，年達數萬戶！甚至，有暗移邊境界樁，損失國土者！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只要把自己的行政措施，拿來與他們的誘惑政策一比較，可以知道邊民向外，不是無因的了。論者有謂：邊民向外的重要原因有二：一爲清丈；一爲禁煙地，多屬土司專有，清丈土地，無異解除土司土地權益。故土司煽惑夷民，不惜犧牲一切反對清丈；苟欲邊民人心向內，清丈制度，必須廢除，其已領執照者，退回照費，作爲無效用，以維繫人心。此其一；又，邊區居民，十之八九多栽種煙土，若一旦禁種，民間利益損失太多，謀生更感困難，抗戰以後，邊民負担奇重，若無此種利益，相信邊區夷民必相率離境，大刀槍砲，決不能使其枵腹死守是土，救濟之道，端賴展種，用以羈縻人心，捨此別無良策云。

其實，因邊民反對而廢除清丈，以羈縻人心而展種煙土，這是因噎廢食，禍害幾千年的笨法！我不敢相信，救濟邊民，捨此就沒辦法！我承認，清丈與土司權益衝突太大，並且規定照稅費過重，而辦理人員亦間有不能束身自好，擾地方的情形，但，這些都不是制度本身的好壞問題，而是執行上的弊病！事實上清丈澈底實行的結果，反而削弱土司一部份的力量，不過，照費方面，應該儘可能的減輕，辦理人員，尤應擇潔身自好，奉公守法的幹才！反正清丈不是純爲政府的利益設想，而是爲人民此時此地的自己利益設想，並且是爲人民確定自己業權的一種合法保障，只要執行的人，事先剴切指示，秉公執行，還能發生不幸事件麼？那一定是不會有的！有之，除非是沒有業權紙契的土司。但，清丈的利益，只要站在民族的方面，土司是不能有作爲的，至於說到廢除禁煙，邊區在展種期間，種戶所收烟土，「照章全數由統運處給價收買，人民向例繳納土司之官烟，亦改由統

運處照價發給，禁止直接解繳。不過，其間因「利之所在，人必爭之」，辦理人員，難免不有藉故勒索，營私舞弊之事。不過，這是一種過

渡辦法，照政府的規定和決心，是要在民國三十年以前一律肅清根絕的！所以屢種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不是廢來「羈縻人心」的，更不是治邊的良法！因為長期屢種的結果，雖可暫時得到某一些好處，但，其禍害無窮，斷喪民族元氣，影響國家前途！所以，這兩種治邊辦法，我都不敢恭維。反之，要改善邊區行政，應澈底禁絕鴉片，實施清丈！

本來禁絕烟土，以本省的立場言，每年損失為數甚鉅。不過，政府都還那麼決心的實施禁絕，我們還能以少數人的眼前利益，而要求展種？那是萬萬不行的！這就是我所以贊成以邊區黨政設施計劃來改善邊區行政的原因。

照前面的情況來說，改善邊民生活，已成了改進邊區黨政機構的前提，要是邊民最低限度的生活無法改進，人民生活就不會得到「安定」！「飢寒起盜心」什麼亂子都會發生！古人說得好：「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只要他們生活上稍微得到安定，政教的推行，也就方便得多！不然，徒以許多「訓練」「組織」的名目去號召，在飢寒交迫下的無知愚民，又豈能一蹴而成呢？

在這裏，「廣籌施建專款」，「集資開發邊區」（均見施政計劃）的工作最為重要！因為，不去集資，沒有專款，一切生產建設的事業，都無法子推進！所以，在整個邊區施政計劃中，這個工作最為迫切緊要！至於「選派邊區政務觀察，巡迴視導」一項，我認為大可不必！因公家私人前往邊地考察的，已經是足夠多了。問題是在考察以後怎樣辦？不然，今天甲去，明天乙來，不僅於事無濟，而且還會發生弊端！此外，「培養人才，選送邊民來省受訓」一項，原則上我是極端贊成的，不過，現在既有邊區行政監督的設置，除送來省受訓以外，應該在邊區還要創設各種的青年訓練班，務期各部門的工作，都能夠由本地的青年來切實負起！黨部的工作，也應效法基督教傳教師的精神，深入到邊區去，努力推進黨政工作！一方面嚴密邊區的

保甲組織，使邊區的民眾在正確黨政指導之下，堅強自衛的統一起責任，保衛「我們的土地」！

末了，我對於政府誠誠希望在邊區一帶，嚴格執行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努力改善夷漢間的關係，一方面使漢奸走狗無所施其破壞的伎倆；另一方面，加強各民族的團結，集中力量，建設起一個新的抗日更生的根據地！

這一個民族政策的執行，我以為應包含如下幾點：第一，在邊區地方，設置各級民的參政機關，管理和建議有關他們自己利益的事情，調節各族間的關係，使邊民參政機會一律平等；第二，廢除大漢文化，盡量予以扶助和發展，以平等的方式，把夷漢的關係密切結合在一起，避免一切帶有侮辱性的語言和行動；第三，打破懷柔羈縻的「官僚化」的消極辦法，積極地啓發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意識到誰是友？誰是敵？意識到一切的一切，澈底明瞭他自己的立場，使其自動地來參加替他謀幸福的政治活動，從事改善自己的生活，進而鞏固自己的權益！打擊一切於己權益有危害性的侵略行爲！要是邊區的行政方針，能夠確正地執行這一個民族政策，處處管照到邊民的利益，堅強他們的組織，鞏固他們的基礎，新中國的萌芽，不難從這裏產生出來！使一切藐視我們邊區土地的誘惑政策和大泰族主義的執行者們，連正眼都不敢望到我們的邊區！

總之，邊區是中華民國的邊區，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構成部分，我們認清這點，努力改善各族間的傳統關係，歪曲的關係，正確執行邊區的行政方針，那末，一致團結抗日的目的，不難實現，月前剛成軍，警與倭寇共存亡等語，可見民族大義，夷漢同然，亡國慘痛，組成軍無輕重！於此可知，邊民間的隔閡摩擦，不是不能救濟的，問題是在如何執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和澈底改善邊區民族間的相互關係，與改進他們的生活！

以上，是我對於邊區黨政設施計劃的一點建議和補充，敬望本省黨政當局細密注意，斟酌採行，尤望一般關心邊疆問題的賢達們，不吝予以指教！

各地通訊

「九一八 在聯大（昆明通訊）」

林元

一、朝會

太陽剛正爬出在地平線上，鳥兒還在樹林裏起勁地喳喳叫鳴；住在昆中南院，工業學校，昆華師範的聯大同學，便像河堤決了似的湧地向昆中北院的草場衝進了。

瞬間，一塊在暑期內荒蕪起來的草場，便瀰散着流浪者的興奮的跳心。

黨歌唱過後，『打！』然一聲軍號奏起了。隨着軍號升起的是一枝被千多顆誠敬底眼睛所盯着的我們的國旗。然而，今天的國旗，升到了旗杆的頂點，又慚愧地降落約半尺了。呵，這又使人萌生了何等的哀悲！——八年年前的今日（九一八）竟烙下了一個永活在人心里的下半旗的國恥。

經過，梅常委的演說，最後是歌詠的節目了。

『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當悲憤的歌聲停在這句時，一位東北同學，接受着過量的刺激，突然暈倒了。

會場上起了一片小小的騷動。

接着，便又發出了更悲憤更壯厲的歌聲。

二、募捐

朝會還未閉會，昆中北院，南院，工業學校總辦事處的進出口都，已經擋着了兩張長方桌。桌上零亂地擺着些義賣的書報和一個貼着封皮的募捐箱。

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便是方桌旁邊的那兩條聯大羣社的標語——『寒風翦翦，前方將士需要征衫。』『朋友，你出了力麼？朋友，你

出錢了麼？』『朋友，你出了力麼？朋友，你

出錢了麼？』

一陣綿長的歌聲經過後，朝會是閉幕了。

跟着，北院的門口，便擁擠着無數的人羣和發出各種興奮的聲音。——

『要得！阿炳老哥捐了五元！』『密司劉也捐了五元！』

『老吳，你捐了沒有，咱們走啦。』

『好，請你等一等待我捐，再一塊走吧。』

『校工廖得標也捐了一塊！』

『好，老王，現在最多是五元，希望您老哥打破這個紀錄。』

『好，老王捐十五元，好好好！』全場發出一個劇烈的鼓掌聲。

『好，×先生夠熱心！』

『我聽捐了，等一會拿錢來，行麼？』

『當然行啦！×教官。』

『×××捐了五元錢，又捐棉長袍一件！』

『好好好！』

『已經金榜題名本年統一考試的×××君，現徵求得×××，×××君之同意，願將立約請客之十五元國幣捐給前方將士製寒衣。』

一個同學站在長檯上高聲宣佈。接着，便又發生了一陣陣劇烈的掌聲。

經過了半個鐘頭的興奮的波動後，北院的門口才漸漸地比較平靜下來。可是，觸着這一羣人流又衝到昆中南院，工業學校的門口了。

三、義賣

『朝報，朝報，雲南日報！』

每個市民都投出了驚奇的目光。今天街上突然增加了一羣穿黃制服，拿白旗子的報販子了。這些報販子好像一羣黃色的蜜蜂，飛到了街尾，又飛到街頭。有時受到人們的歡迎，有時受到人們的冷眼與陌生。

『先生，天快冷了，請買份報紙，多捐些錢給前方將士製棉衣。』老陳像鐵犬發現野兔似的一個包抄把迎面而來的那位挾公事包的公務員截住，很誠懇地端起一疊雲南日報說。

『我是××部委員，』說着便把食指向胸前那枚像大銅板似的證章一指：顯然是帶點怒容了。

『嘻嘻，先生是委員，那更好了。因爲先生是居領導地位，我相信愛國的情緒比任何人

都高。』老陳滑嘴滑舌帶點譏刺的態度說。

委員的那兩塊滿生着疙瘩的臉頰馬上漲紅

起來了。他狠狠地在簽名簿上劃上一個名字，然後很勉強地掏出了一張五角錢的紙幣給拿着冊子的我，便飛也似的走了。

1
冊子的我，便飛也似的走了。

『哈哈，』老陳對我笑了一笑。表示勝利似的。

『老陳，前面來了個華僑機工，咱們跑上去吧。』我說着跟老陳一溜烟便跑上去了。

『我剛買過一份報紙，當我跟老陳還喘着氣未開口時，那個華僑機工便由衣袋里掏出了張一塊錢的紙票說。』不過，我還有一塊錢，現在捐給你們啦。』說着給了我們一塊錢，連報紙也不拿便走了。

『先生，拿份報紙，簽個名吧。』我追着上說。

『報紙我看過了，不用拿。我的名叫陳光，請你們把它寫上便得了。』他說着還帶點感謝的神氣。

『喂，畢竟是華僑熱心！』老陳把手上的報紙一拍說。

最後，我跟老陳跑到了一間住家義賣。

『小姐，咱們聯大爲了紀念『九一八』，今天舉行義賣，響應募捐寒衣運動。請小姐熱心義賣份報紙吧！』

當老陳說明了來意後，那個在門口逗着孩子玩的約二十左右的小姐，便很誠意地一揮筆在冊上寫了『×××捐國幣五角』幾個字。

『我馬上便拿錢出來；請先生們等一等。』

忽然，屋裏走出了一個穿西裝的青年，看去有點像剛才底小姐的哥哥。我們剛想開口向他勸捐時，他已先說話了。

『你們的捐冊呢？』

『先生，捐冊在這裏！』我興奮極了，恭敬地端着捐冊近他的跟前說。

『她還是個孩子，那裏有錢捐。請你們走吧。』

『她還是個孩子，那裏有錢捐。請你們走出去吧！』說着把屁股一扭便大踏着步朝屋裏去了。

『先生，先生，那末請你先生捐點吧！』

老陳跑了兩步追上說。可是，他恰像沒聽見似的工作預算是光宣傳的。然而，爲了他的熱誠，我們便臨時拿出了一張紙宣佈說。

『先生，我捐十塊新澳幣。』

『喂！那末我的報紙呢！』我確有點忍不住了。

『回頭着她拿出你！』他帶點不屑的神態答。

『她慚愧得幾乎想哭了起來。』

『先生，很對不……』

『不，那沒關係。咱們絕對同情你！』老陳很感激地說。

涼血的中國人畢竟是佔少數。咱們的那疊報紙，只有半個鐘頭便賣光了。成績遠出乎意料之外地好呢。

愉快地吃了紀念『九一八』的素食後，一組組的宣傳隊伍整裝預備出發了。

『先生，我沒有錢捐，現在就捐你們喝的茶錢吧。』

使我們興奮得流淚的，要算是在那間第四等的茶社宣傳的那幕了。

當老陳演講到他怎樣在淪陷區內逃出來，會亡呢！』這是我們出了茶社的結論。

『先生，捐冊在這裏！』我興奮極了，恭敬地端着捐冊近他的跟前說。

『她還是個孩子，那裏有錢捐。請你們走吧。』

『她還是個孩子，那裏有錢捐。請你們走出去吧！』說着把屁股一扭便大踏着步朝屋裏去了。

『先生，先生，那末請你先生捐點吧！』

老陳跑了兩步追上說。可是，他恰像沒聽見似的工作預算是光宣傳的。然而，爲了他的熱誠，我們便臨時拿出了一張紙宣佈說。

『先生，我捐十塊新澳幣。』

『喂！那末我的報紙呢！』我確有點忍不住了。

『回頭着她拿出你！』他帶點不屑的神態答。

『她慚愧得幾乎想哭了起來。』

『先生，很對不……』

『不，那沒關係。咱們絕對同情你！』老陳很感激地說。

涼血的中國人畢竟是佔少數。咱們的那疊報紙，只有半個鐘頭便賣光了。成績遠出乎意料之外地好呢。

愉快地吃了紀念『九一八』的素食後，一組組的宣傳隊伍整裝預備出發了。

『先生，我沒有錢捐，現在就捐你們喝的茶錢吧。』

使我們興奮得流淚的，要算是在那間第四等的茶社宣傳的那幕了。

當老陳演講到他怎樣在淪陷區內逃出來，會亡呢！』這是我們出了茶社的結論。

我們的九一八宣傳

(玉溪通訊) 楊楓

太陽以全部的威力投射在大地上，植物都無力的把頭垂着，這時候隊伍開始在田間的土路上走着了。高粱的葉子悉率地響着，黃煙的圓大的葉子，無力的附在梗上。年青的姑娘們從烟棚裏把夾好的煙叢搬了出來，架在草地，上晒着，汗從他們的鬚邊流下來，一串一串地掛在通紅的臉頰上。看！我們的隊伍走來，都把工作停止了，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們，正在工作着的強壯的農夫，也站了起來，用粘了土的粗燥的手指，揩去腦殼上的汗，於是，在他們的腦殼上就多添了一條痕印，從他們的眼裏，射出了探詢的眼光。

隊伍繼續走着，穿過了稻田，走進了村子，汗已把大家的身體溼透，可是軍樂隊的同學却高興地吹打起來，村子裏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跑出來，他們互相詢問着：「今天這些學生是要幹那樣？」小孩子們好奇的跟着隊伍的尾巴，直到隊伍走出了村子，才站住了，用目送着我們。

終算到達目的地——北城了，這裏雖然名字叫做北城，其實並不是一個城，而是一個比較熱鬧的村鎮，在四周打上圍牆，開幾個類似城門的門罷了。

軍樂隊開始奏起來，碰巧今天是這裏的街期，街上很是熱鬧，行人都站住了，驚奇的看着我們，小孩子馬上聚了一大羣跟在後面。街上貼滿了我們的和市中的標語和漫畫，很多人在那裏注意的看着，有時幾個老頭子指手劃腳的講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雄壯的歌聲，從我們的心頭怒吼出來了，

聲音沈重的把空氣激盪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露着嚴肅的表情，行人也興奮的看着我們，有的小朋友們也跟着怒吼起來了。

紀念「九一八」要抗戰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幾百條的鐵臂膀，在空中揮着幾百個喉嚨，吼出中華民族的憤怒，我們的血沸騰了。街上的人，都為我們這怒吼震驚了，他們停止一切的事情，臉上現着嚴肅的表情。

遊行過後，在當地小學的操場上解散了，於是，宣傳隊出發了。一共分做六個小姐，各組到指定的地點去宣傳。我們到了街頭，先唱了一個救亡進行曲，人漸漸地聚攏來了，

演講的人站在燈子上，用懇切的語調說：

「八年前的今天，日本強盜搶去了我們的東四省，差不多有全國的十分之一大，你們想，這樣大的一塊土地真是可惜哩，那點出金子，煤，鐵，大豆，……還有很多的森林，真是可惜啊！」兩個老頭子點了點頭說，「這樣大的一塊地方，有這樣多的東西，白白地給人家搶去了，真是可惜啊！」然後，嘆一口氣，又銜着旱煙管靜聽着。

「自從那天起，東北的三千萬同胞就做了亡國奴了，男女老幼都受日本強盜的遭踏老人他們拉去摘頭髮鬍子，然後活埋了，壯丁給他們去打了哩針，變成了哩巴，給他們做工，還要編成軍隊，逼着他們在軍隊的前頭，來打自己人，做槍靶子。你們想老不老火？還有婦女們被他們拉着，三個五個，甚至十幾個強盜來遭踏，上至五十歲的老奶奶，下至十二歲的小姑娘，都要遭殃。小娃娃有的被他們打了一船一船地載到日本去，養大了又來打我們，打着自己親生的爹媽都不曉得；有的被他們拿去丟起來，用刺刀像剝瓜一樣地着玩，小朋友拿

，你們怕不怕？」大家聽了這話，都現出了憤怒的表情，有的說：「啊！有這樣老火，惟願上天保祐我們雲南不要亡國才好」。「各位，日本搶掉我們的東北四省他貪心還不夠，在前年的陽曆七月七號又來搶我們的土地了，到現在已經佔我們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哩，大家要快點去當兵，把強盜打出去，不是來到我們這點就不得了。我們要當兵，把敵人打出去，才得好日子過啊！」這時聽眾被這懇切的話感動了

，老頭子們點了點頭。
時間已經晚了我們依然在操場上集合，排起隊伍走了。

「九一八」血痕尚未乾！東四省，山河尚未還……

我們唱着這悲壯的歌走了，城門把我們慢慢地吐了出來，小朋友們依依不捨地跟着我們，站在城門口目送着我們。太陽露着半個臉兒向我們微笑着說了一句「晚安」就鑽到山後去了，烏鵲也回到了屋尖的巢裏去了，只剩下天空中的美麗的晚霞。我們用愉快的步子，在蜿蜒的田路上走回學校裏去。

編輯兼發行 李劍秋

發行所 昆明書社
昆明市登華街竹子巷四號

代售處 本埠各書店

代訂處 外埠代售 各地生活書店

印 刷 處 崇文印書館
全年廿四期一元七角
半年十二期九角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一二八號